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一见如故的村庄

□吴景姪

坝

人生有时候很奇怪，你对第一次去的地方竟会产生莫名的熟悉与亲近感，如同见到失散多年的故交。会说，原来你在这里啊，我找了你不少年。

第一次去西藏江孜河谷地带，我便产生过这样强烈的前世感。甚至，在望见屋顶上一排排手持阿嘎石，边用灵巧的脚踏地舞蹈，边歌声嘹亮打阿嘎的修行人时，竟发现其中也有自己的身影。

到万盛南桐镇的王家坝，这种感觉又被唤醒：似乎来过，似乎就是这个村庄里住过好几辈子的原住民——那些坝坝，那些山墙，那像巍峨庙宇一样的千年黄葛树，那座被正午的阳光拉到眼前的界山，以及可以把界山上原本葱郁而完整的林带截然斩成两段的道路……仿佛，我都了然于心，轻车熟路。

许多平原的居民，不会理解我们巴蜀人对这种被称为坝的地方的天生热爱、珍惜和追逐，可以说哪里有什么坝——平坦广阔之处，哪里肯定便有什么宜室宜家的家园。

站在王家坝村委会那些石阶上，霎时就会看到很远的地方。多远？会看到时空隧道里有一群人扶老携幼、挑担背篓从明洪武年间的某地出发，奔中国的西南而来，四川而来，巴渝而来。其中便有一支王姓大族，他们像树大要分枝的枝，落下更多的果实散落在四川内江、贵州遵义等地。后者——被称为一世祖的王应洪之子王灿又率众集体搬迁到当时叫杨柳井之地定居。后改名为王家湾，再改名为王家坝。

这支王氏家族在这个“四面环山，有山相望，有水相伴”的坝已生息繁衍了十四代，因为这里是个仁慈厚道所在：春水绿波、春地碧色、涌泉灌注、森香草芽玉掘煤炭勾遍野……老天爷真是够意思，该给的都给了；王家坝人也够意思，他们有着起早贪黑的勤劳，上天入地的勇敢。

从清道光年间始，王家坝就有了采煤，炼制炭花的历史。而抗日烽火燃遍华夏之时，这里建起了南桐煤矿，一座座煤矿、第一口井便在王家坝。那真是抗战的重要命脉、抗战的重要血库之一。尤其是这里挖出的烟煤经过炼制后成为半成品的焦煤，更是真金白银般的宝贝。

山河破碎的中国要重新站起来，把侵略者赶出去，靠什么？必须是工业振作起来，武器厉害起来！能源、钢铁……它们是国之有型的骨骼。然而，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还在于我们中国人都挺起了自己的脊梁，他们成了国之无型的骨骼。

读一读万盛作家宋六梅写的这段文字，你便会理解我所说的蕴意：“当时没有铁路、公路，交通极其不便。这里生产的炭花要运出去，只能靠人力一背一背或一挑一挑地往外运到靠江蒲坝高坎子码头，然后装船运往重庆市区、巴县或泸州等地……炭花古道，蜿蜒在大山深处的几十公里，个别路段极其陡峭，坡度可达60度倾斜之多……如今，古道上依然可见大大小小的小圆洞，那



鸟瞰王家坝村貌。

曹永龙 摄/视觉重庆

是背炭花的人用背杵(当地人称拐耙子)立在石板上歇气留下来的……”

我不知当时王家坝有多少村民行走在这条艰辛危险的“炭花古道”上，那些比力量二字更显得小圆洞已经形象地勾勒出这里人所拥有的品质和性格。他们也是抗日英雄，用一个个的背脊与肩头在承受一个民族的苦难和艰难，在霸气地表达一个民族的反击：我们何尝输过！

这些饱含着时光的恩情，再厉害的艺术师也无法雕刻的小圆洞，像远逝人的眼睛，星空里的星子，溪水一般流动着的丰碑，一直在回望、在闪烁、在铭记，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讲述自从这里出产煤，就有了背炭花的人把险峻的山崖走出一条条的“炭花古道”，走出一条条养家糊口的生存道，聚沙成塔的救国道！而他们的背脊，这些背炭花的人，再累再苦，也仅仅用拐耙子撑一下地、歇一口气来犒劳自己，或用眺望或想象一下自己的坝子、妻儿老小弄出的炊烟来舒缓苦不能再苦的征途……他们为世界需要的东西背给了世界，留给自己的不过是一个坝、一个家的烟火。

据说，早在王氏家族集体迁此之前，这里已有人来人往，而且还是当时的商品货易运输通道，交易物品仍以茶马为主。

在那些山重水复的茶马道上，人们沿途栽种了许多黄葛树，等于是在修建了一座座驿站，供人们在这样闷热或寒凉、交流信息，彼此抚慰劳顿之苦……千百年后，那些青春的赶路人已走入了历史的大海，然而却仍有三棵参天蔽日的大黄葛树屹立在早已换了人间的时空里，一丝不苟！它们记住了被它们的枝叶庇护过的面容，那些社实、豪爽、坚韧的生命。

千年后，我看到的通村坡黄葛树，不仅像巍峨的庙宇或宫殿，充满着某种神性的力量，更觉得像是这片土地上张开的蝶翅，毫不疲倦、精力旺盛地飞翔。

弄清一个村落、地方的源头，经历很重要，如同弄清它接受过天地及历史什么样的教育，获得过什么样的文凭，其文明程度在哪个级别上……

清道光年间、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王家坝从来就不是个单纯的乡村概念，它是新中国工业的青春之歌，商业的繁华场；它左边有乡野的蛙鸣，右边有机械的轰鸣。田园与现代共徘徊，这样的地域总会让人浮想联翩！

花

村庄会老吗？

假如我们人类毫无怜悯、毫不节制地压榨和消费它们的时候，它们衰老与破落的样子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更恐怖！看看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畔那些曾经繁荣的村庄如今的颓败，便会令人绝望和警戒吧。山河其实也像花儿一样敏感而娇嫩。

现在的王家坝不再开采煤炭，不再是国营大煤矿，它靠什么为生？靠什么来保持自己曾经的荣光以及，继续青春勃发、流光溢彩的生命力？

它竟华丽转身，为这片亦工亦农的土地锦上添花。

现在王家坝的春天桃花满天红，坡坡坎坎，山堡沟全是粉色的国度。的确，200余亩的农家桃开花时节形成的阵仗，说它们是浪花、轻了；说它们是国度毫不夸张。当地人很得意地说，我们的桃花比起其他地方的，颜值嘛就是红上那么一丢丢，艳上那么一丢丢，高上那么一丢丢！你看它的花蕊到花瓣，由深入浅，又立体又娇媚！

当地人的自豪是有道理的，因为每到三月，来的外乡人外地人就会变得比本村还多。外乡人五六成群，七八成帮，邀邀约约，跑来赏花游园。他们也会说，这王家坝的桃花该是美女中的美女吧，艳而不俗，美得自在，花期又长，算得上是秀外慧中了。

一语道破！王家坝的农家桃无愧为天之子。那日，五月天，摘下树上的脆桃，直接用嘴咬了一大口，脆甜甜的果肉与甜汁在舌尖上下翻腾，品尝到了土地最诚挚的善意！王家坝年轻又帅气的村支书王家亮告诉我：这还是早一季品种的脆桃；七八月的水蜜桃出来，连风都是甜的。

七八月的夏季开什么花？王家坝也想到了，正在谋划早改水荷田。大手笔，要改50亩。那时夏日暮色中的红蜻蜓从界山那边飞过来，也不会白跑一趟，一片片的荷叶，一朵朵的花都是它们的栖息地，水草中的小蚊虫更可提供美妙的晚餐。

秋日开什么花？120亩金丝皇菊恐怕不只是给你一点点颜色看看，你会想起黄巢那句豪放的诗：满城尽带黄金甲。当然，这种联想中会完全屏蔽任何与寒光兵气沾边的东西。因为金丝皇菊于人而言

温柔至骨髓。把它制作成干花，泡在玻璃小杯里，它便在水中焕发生机、绽放、舞蹈，像花园里的初醒者。金丝皇菊泡水具有香、甜、润三大特点，并具散风热、清肝明目，增强人体钙质，调节心肌功能，降低胆固醇等功效。

我总喜欢去想象村民在田野里采摘金丝皇菊时的情景，那应该是充满着美感的劳动，因为他们的心情肯定会是悠然而笃定的一些这些由村集体公司从安徽引进村的花朵们，盛颜之下，更让他们的荷包鼓起来。

花椒、麻竹也是王家坝出产丰富的东西，它们也像花儿一样在这里蓬勃向上，回报着村民们的勤劳和希冀。

村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古诗仿佛就是为现代的王家坝村量身定制的。

王家坝村如今有若干荣耀的头衔：重庆市“美丽乡村乡村”“绿色村庄”“精神文明示范村”“乡村治理示范村”。每一个头衔都让人心动，散发着田园淳朴而清新的气息，引诱着一颗颗渴望放飞的心灵奔它而去。

其实，关于乡村，我们有着难以磨灭、爱恨交织的情感记忆：乡村有婴儿般的晨风，月光下像诗歌一样的荷塘，也有坑坑洼洼、污水横流、鸡鸭鹅遍布的道路和漆黑漆黑得令人惶惶、沮丧的夜晚。乡村不一定意味着浪漫，生产诗情画意，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要抛弃乡村，奔向城市。做一个城市人曾是多少代农民的梦想。

所以，王家坝如今的那些头衔和毫不辜负这些头衔的模样，会让你洞察到中国乡村正经历的一场翻天覆地的蜕变，这种蜕变甚至比单纯的富起来更为重要，更对一个曾经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的民族和国家意味深长，影响深远。

我们现在如何来评价人类生存环境的文明程度，其公共服务、道路交通、公共设施、水电气供给、通信能力、照明设施、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等等都是考核的指标。

在王家坝你再也见不到过去农村那种房前屋后皆可能是垃圾场的陋习，连三岁的孩子也懂得，哪只垃圾桶可回收垃圾，哪只装不可回收垃圾……村民捍卫村庄的清洁卫生如同捍卫自己祖先荣耀的名声。

如今的王家坝，有些主干道正在拓宽。村支书王家亮说：我们这里的村民都习惯在自家门前弄一块小坝子，栽花种树。而我们要拓宽道路，就会牺牲掉他们门前的坝子。却没想到家家户户都愿意支持我们村委会要做的事！我也给他们承诺了：你舍去自己的小花园，我们会还给你一个大大花园。

我一点也不怀疑，我相信青春的承诺！

城与乡，曾经，中间有着深渊般的沟壑，它弄疼甚至肢解过好多人的命运。想起，还心有余悸。然而在王家坝，你会感到城与乡变得越来越相同，也越来越不同……

□黄波

【文艺评论】

许多人认识陈佩斯，大概是在当年央视春晚的荧屏上，全身喜剧因子爆浆的他，手捧一只硕大的海碗，塑造出一个渴望演成渴望成名的鲜活形象。

从那时候的喜剧小品，到喜剧电影，再到喜剧舞台，陈佩斯没有停下过对喜剧艺术探寻的脚步。如果说20年前的《托儿》和《阳台》等剧目还是立足在传统讽刺喜剧的基础上，那么2015年的《戏台》和2021年的《惊梦》，则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重要突破和跨越。

特别是《惊梦》这部戏，按照编剧毓敏等主创团队的说法，就是“决心拿出另外一种样式，不重复自己，叫做换汤不换药”。的确，从当年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捧得面碗肆意展示他的喜剧才华来看，如今的《惊梦》无疑是在曾经的喜剧面碗中浇上了一大瓢厚实浓稠的悲剧汤头。

9月15日至18日，话剧《惊梦》来到重庆大剧院连演四场，口碑炸裂。作为“戏台三部曲”的第二部，《惊梦》与《戏台》的创作构思有些相仿，依然是一个传承60年的昆曲戏班和春社在大时代背景下的遭际和命运。班主章孝璋(陈佩斯饰)应了家常少爷的约请前来平州唱戏，却不料卷入一场残酷的拉锯战，不仅唱不了戏，整个戏班还陷入了断粮和危殆的境地。陈佩斯不仅娴熟自如地运用了铺垫、误会、错置、重复等传统喜剧技法引发观众捧腹的笑声，而且在全剧的后半段以及结尾处，用无比诗意和浪漫的舞台手段，喻示出传统戏曲艺术在历史进程中的脆弱与强大，传达出对普通个体生命和底层小人物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深沉悲恸。

这样的创作构思和舞台呈现，显然已经大大超越和突破了人们惯常对于喜剧的认知和定义，而悲喜交织的戏剧审美特征和意蕴深远的戏剧主旨使得《惊梦》成为近年来中国戏剧舞台上令人惊艳的戏剧现象。

其实，喜剧和悲剧都是人类通过艺术审美的手段揭示其自身缺陷和困境的方式，无论是“悲剧的喜剧”，还是“喜剧的忧伤”，都表明了创作者对不同戏剧艺术形式的整合能力和高超拿捏，显示出一种不落窠臼的高级感。

在《惊梦》中，传统而单纯的喜剧创作技法显然已经不是陈佩斯当下艺术探索的旨归，他想藉由喜剧的通路，最终进入戏剧艺术的精神价值核心——探寻生命的真相，反思文化的意义。就好比当年的契诃夫，总是不满意人们把他的《海鸥》等剧目简单地看成悲剧一样，当我们超越了对陈佩斯和团队的传统认知，不再简单地用“喜剧”这个概念去进行对位和框范，似乎更加有利于我们对他的作品和思想的进一步理解和开掘。

在《惊梦》的演出过程中，观众们总是被那些水到渠成的喜剧桥段，被那些冷峻幽默的生动台词引发阵阵由衷的笑声，然而带给人更深刻印象，在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场景却是另外两处。

一个是饰演杜丽娘的童佩云和饰演柳梦梅的何凤岐，在国民党情报处长的枪口下，消除误会，超越戏里戏外地演唱了一段《惊梦》里的《山桃红》：“这一霎天留人便，草莽花眠，则把春盟点，红松翠偏……”本来要留艺人枪毙的官兵们，在这“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婉转而绝美的声腔面前，竟然无法扣动手中的扳机，这是一个令人多么动容的浪漫时刻，这是一个诗意战胜杀机的艺术高光时刻。

另外一处，则在全剧结尾，战斗基本结束，无数的生命逝去，自觉愧疚的和春社班主章孝璋一个人站在风雪交加的空间舞台上深情独白，他要好好地演出一台大戏《牡丹亭》：“欠了的戏，应了您的买卖，咱就唱，这是祖师爷定下的规矩……”然后柳梦梅和杜丽娘出现在旷野之中的戏台上，《惊梦》的旋律再起，一个个远去的灵魂绕着戏台逡巡，无言的凝望，映射在“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生旦倩影之上，营造出一派超越现实的浓烈诗意与哲思，在观众的心中激荡起情感的轰然巨响……

如果我们还有一些记忆的话，应该可以回想起不久前的剧场里，各种所谓的“职场剧”“减压剧”“爆笑剧”风靡一时，掀起了一阵资本逐利下的剧场狂欢。然而随着戏剧艺术自身的发展和观众群体的不断成熟，如今这样的戏剧作品已然式微，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原创作品和经典剧目逐渐占据了戏剧演出市场的主体，喜剧艺术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全新阶段。就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大剧院来看，接下来筹备的近30部60场演出，如舞剧《孔雀》、话剧《白鹿原》《红高粱家族》《大宅门》、中国交响诗《千里江山》等剧目将纷至沓来，也体现出观众群体的审美提升和演出市场的迭代升级。

如今，全世界的戏剧发展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和可能性。戏剧虽然由当年的大众娱乐艺术转化为小众艺术，但它的独特而宝贵的现场观演关系，对于来自艺术和科技等领域各种表现手段的兼收并蓄，使其在今天迎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好时代——这是自电影诞生以来，戏剧艺术在全世界展开的一场坚韧逆袭——无论是《惊梦》作为话剧，还是作为话剧戏中戏的昆曲，无疑都已经永远告别了和春社所遭遇的凄风苦雨的时代。

童班主一定想象不到，在他身后的几十年间，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称“昆虫”的年轻人，他们青春时尚、朝气蓬勃，对古老的昆曲呵护有加、如数家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前赴后继。

此次，喜剧这碗面换了汤头

——观话剧《惊梦》

儿子的眼睛

□徐颖岚

儿子的眼睛，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民间叫作龙凤眼，并不多见。儿子对此倒并不在意。

我对儿子说，你的两只眼睛，一只遗传的爸爸，代表北方；一只遗传的妈妈，代表南方。合到一起，南北融合，就代表了你思维的多向性，很特别。

儿子听了我的解释，满心欢喜眉开眼笑。小家伙也喜欢与众不同的感觉。暑假时，儿子与我一起在食堂吃早餐。一次饭后，我把垃圾扔到垃圾桶，结果差之毫厘，没有扔进去，揉成一团的餐巾纸散落在垃圾桶旁边。

我本想视而不见，反正有工作人员收拾的，就要走开。没想到儿子的单眼皮眼睛聚光：“妈妈，没有扔进去啊！”儿子说完，马上弯腰拾起，丢进垃圾桶。

看着儿子的举动，我心里一震，忙俯身拍拍儿子的肩膀：“噢，儿子真棒！妈妈要向你学习！让自愿成为时尚，让文明成为习惯！”我们一家人，出门旅行一周，终于回家了。出站口，烈日当头，火炉一般炙烤着大地。我们排队做核酸检测，长长的队伍像蜗牛一般前进着。

终于排到我了，检测人员戳了我喉咙好几下，我都想吐了，加上天气炎热口干舌燥，气不打一处来，我没好气地高声说道：“你戳这么久干嘛？”检测人员又正词严地说：“我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我正想再争论几句，余光看到两手提着行李的儿子，正一脸严肃，他那里有单有双的一对眼睛正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有些情绪化了，忙回头向工作人员点了点头快步离开。回到家里，儿子恳切地对我说：“妈妈，我不想再看到刚才的那一幕了。”我一脸真诚地说：“是妈妈做得不对，妈妈态度不好，一定没有下次了。”

我与儿子在家里经常会互相提问，增加休闲时光的乐趣。

一天晚上，他又像往常一样向我提问：“妈妈，我给你提几个问题，你要据实作答哟。1.如果别人给你2个亿人民币，你让地球上死1个人，你干不干？”我回答：“我不干，不义之财，不能取。”儿子说：“为你点赞。”

他又接着问：“2.如果别人给你2千万，地球上就死7个人，你干不干？”我回答：“更不能干了！”

儿子听后点点头，眨了眨眼睛，又问：“3.如果生活在战争年代，你选择当汉奸还是选择生命？”我回答：“我当假汉奸打入敌人内部。”儿子听后，眼珠子一转，笑了：“哈哈，妈妈真厉害！”

从儿子的笑声里，我能体会到儿子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那不一样的眼皮下的两只明亮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我多么希望儿子眼睛，永远明亮美丽，希望儿子目光敏锐，观察入微；希望儿子目光清澈，明辨是非；希望儿子目光远大，能看到道德和生命的真谛，看到诗和远方。



家夜曲(设色纸本)

胡焱